

一树繁花

沙河弯弯,欢快流淌,曲曲折折伸向远方。

沙河村依河而居,一棵百年的大树长在村口,枝繁叶茂,四季常绿,成为一大奇观。每年春天,碗口大的红花盛开,芳香袭人,蜂飞蝶舞,花期可达半年,方圆百里的男男女女前来赏花,络绎不绝。

树是祖辈相传,归老人所有,老人守望着郁郁葱葱的树,春夏赏花开,秋冬听鸟鸣,好不快活。

老人视树如命,日夜守护。

春暖花盛开时,村主任带领一群城里人来赏花。城里人赞不绝口,要出高价买树。

老人蹲在树旁,看树,抽烟。

城里人说:“这棵树卖吗?我们出高价。”

老人说:“不卖。”

城里人说:“这棵树拉到城里很值钱,你不喜欢钱吗?”

老人说:“喜欢。”

城里人说:“喜欢钱就得卖树,你要钱还是要树?”

老人说:“要树!”

城里人说:“你怎么这样固执呢?给你十万,卖不卖?”

老人说:“不卖。”

城里人又说:“十五万呢?”

老人说:“不卖。”

老人又说:“这不是钱的事,树是祖传的,祖上有言在先,再穷也不能卖,传了几代了,到我手里,能卖吗?”

城里人望树兴叹,无奈离去。

秋叶飘落时,城里人又来了,来人更多。

这次城里人做通了老人儿子的工作。儿子同意卖树。

城里人说:“这棵树很珍贵,长在这里可惜了,拉到城里会有更多人欣赏,给你二十万,卖不卖?”

老人说:“不卖。”

城里人说:“三十万呢?”

儿子说:“爹,三十万,不少了,卖了吧,你看别人家都买了小轿车,进城住上高楼了。”

老人瞪了儿子一眼,说:“人家是人家,我是我,树是这里的风水,这里的根基,没有树,村里就失了根本。”

老人发下狠话:“老祖宗留下的东西,谁也不能动,谁动,先从我身上踩过去。”

城里人怕闹出人命,又一次不欢而散。

城里人走后,儿子说:“老迷信,顽固不化,气死我了。”

老人常常一个人坐在河边,迷着眼,吸着烟,听河水哗哗地流淌,听鸟儿在枝叶花丛中歌唱,闻着淡淡的花香,脸上挂着笑。

树木大了,啥鸟都有。树上搭了许多鸟窝,有喜鹊,有斑鸠,有黄鹂,有夜莺……一年四季,鸟语花香,叫尽生命的欢腾。

雪花飞舞时,城里又来人了,来人更多,小轿车停了好几辆。

儿子也来了,儿子坚持卖树。

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说:“这棵树是珍贵濒危树种,我们拉到城里会好好保护它,让更多人欣赏它,给你一百万,卖了吧?这是我们公司能出的最高价了。”

老人说:“不卖。”

老板很无奈,笑了笑,说:“不爱钱的,我见过,可是像你这样不爱钱的人,我真没见过。”

老板又说:“卖了树,你就是百万富翁,这是许多人的梦想,你真真是个怪老头。”

老人说:“七十多年了,我从小跟着俺爷、俺爹一起守着这棵树,已经习惯了听树上的鸟叫,看树上的花开,闻树上的花香,我离不开这棵树。”

事后,有人问老人:“一百万,恁多钱,为啥不卖呀?”

老人说:“许多人喜欢钱,认为只有钱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,如果绿树河流、鸟语花香能让一个人得到满足,要恁多钱干啥呢?”

多年以后,老人去世,儿子抵抗不住诱惑,卖了树,留下一个巨大的树坑。不久沙河搞开发,树坑变成了人工湖。沙河村人逐渐进了城,村庄越来越小,没有了大树,没有了鸟鸣,没有了花香……

日子久了,因为管理不善,人工湖变成了垃圾场。村民见了坏掉的人工湖,总会说:“以前这里长着一棵大树,有花有鸟,非常漂亮,还是大树好。”说这话时,他们感觉心里失落落的。

人工湖像沙河岸边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,村民看着,感觉很疼。



我的母亲

母亲今年72岁,没读几年书,没走出过大山,更没啥感人的事迹可谈,但我却深爱着自己平凡的母亲。

母亲是个苦命人,出生在豫西一偏远山村,家境贫穷,刚上小学四年级时,外公就因病去世了,我唯一的姨妈又是智障女孩,眼看生活无法维系,母亲只好辍学,开始跟着姥姥下地干活。母亲个子高,能吃苦,又勤快,没多久各种农活已样样精通。母亲19岁那年,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的父亲。对于这桩婚姻,亲戚朋友都觉得太不般配。一则父亲大母亲11岁,二则母亲端庄秀美,父亲黧黑瘦弱,其貌不扬,家庭成分又是地主,当时常被批斗。而母亲却说,父亲品行好,实在,会疼人,又老大小不小了,一直没人嫁咋办啊。这个说辞真让人感到好笑,为此,我那调皮的小妹总说母亲是因可怜父亲才嫁了。我不相信怜悯会滋生爱情,倒觉得是人性中至纯至美的善良成就了他们的婚姻。

母亲性格火爆,说话像跟人吵架似的。做事更是风风火火,说一不二,我们兄妹几个都怕她,父亲凡事也都让着她。记得上中学时因同桌踩脏了我的作业本,还不向我道歉,我就狠揍了他一顿,并把半瓶墨水全撒在了他的白球鞋上。他气得大哭,我则哼着歌回了家,谁知这件事竟被母亲知道了。那天晚上,她不仅狠狠训斥了我一通,还拿来了我同桌的鞋子,命令我必须刷洗干净。深秋的晚上,北风呼啸,她一直站在我的旁边,看我笨手笨脚地一遍遍刷洗,直至看不到一点污迹才肯作罢。用母亲的话说,谁惹的祸谁负责!

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母亲的节俭。记忆中,除了每年春节我们小孩子才有一身新衣服,平时我和妹妹要么穿哥哥、姐姐穿小的衣服,再不就是把亲戚家送来的那些旧衣

服,重新“改造”一下来打发我们。家里最紧张那几年,父母就没添置过一件新衣服,包括寒冬我们脚上的袜子,也是缝了又缝,补了又补。后来,父亲去了矿上打工,母亲开始养鸡养鸭。每逢集会,把积攒下来的鸡蛋、鸭蛋卖了换钱,我们的生活也渐渐有了好转,母亲才不再那么“吝啬”了。

后来我考上大学,凭自己的努力找到了真爱,尽管我“一无所有”,妻子毫不在乎,当我们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时,母亲乐得合不拢嘴,逢人就说“俺家的好日子终于到来了。”万没想到的是,无形的灾难正席卷而来。先是卧床7年的姥姥驾鹤西去,继而是父亲患上了食道癌,治疗一年后,也撒手人寰。一时间母亲苍老了许多,说话都变得有气无力的。直到我的双胞胎儿子降生,母亲的精神状态才有了好转。因我和妻子工作不在一地,不是租房就是住公房,孩子的抚养问题就成了最棘手的事。为此,母亲强烈要求由她和我走出校门的小妹抚养,无奈之际就依了母亲。在儿子11个月大时,我年仅20岁的小妹被情所困而服毒自尽了!天塌一般,连夜回家,我见母亲抱着小儿两眼呆滞,没了泪水……

生活就是这样,忽然乌云翻滚,电闪雷鸣,让人无力招架,又无处躲避。母亲终于病倒了,且出院后再也离不开她的药箱。

或许生活的磨砺真能改变一个人。如今随我们在小城居住的母亲多了份平和,常安静地抚摸我父亲和小妹的照片微笑,常给我的双胞胎儿子讲岁月变迁中一些温暖的故事……

看着这一幕,欣慰之际,我却总想流泪,为母亲的坚强与儿时她眼里我看不到的柔情慈爱。

初冬感怀(外二首)

簌簌西风涂碧树,漫天落木染金黄。
寒鸦瑟瑟啼枯柳,冷月凄凄照寂窗。
百叶无情阡陌隐,独菊有意院庭忙。
梅花梦里摇疏影,只待银蝶报草堂。

蝶恋花·无题

九月黄花檐下绽。犹记秋风,枝叶青青散。待到归来人不见。凄清故舍天涯远。
旧照堂前观几遍。泪落成珠,只恨相偎晚。折菊寄哀多少愿。来生孝悌时时满。

芦花

霜寒不见殷勤鸟,颈项西风白首花。
寂寞黄昏天作纸,挥毫泼墨画云霞。

小雪(外二首)

小雪携雨随季延,严寒走冷跟风转。
阴潮物静闲中过,斑驳碧珠眉上粘。
少许玉冰染丛草,更多金叶失林峦。
既惜稠露惹菊哭,亦得银霜酷梅颜。

冬指老柳

冬指湖边老柳懒,霜打瘦枝未嫌乱。
遂派西风将发梳,惹得群蝶围树转。
枯荷望去捂嘴笑,翠鸟飞来摇头看。
水面如镜亦不照,单等春到再新扮。

冬夜

霞光远去月落窗,冷气近屋寒临床。
飞鸟归巢默默睡,北风扫叶萧萧响。
夜里入梦嫌时短,台外望星怨夜长。
灯下烟缸散余热,头上银发惜韶光。

国歌(外一首)

山青水绿人心齐,疫情胆怯暗哭泣。
枪炮勿动众山移,华夏儿女挺身躯。
豺狼欲动胡乱啼,举刀斩魔显霸气。
军魂震慑何人欺,牢固国土谁能敌。

沁园春·中国

青山绿水,祖国如画,国泰民安。
望长江南北,齐心协力;
足不出户,抵御肺炎。
支援武汉,天使向前,敢把病毒踩足下。
须时日,看民众笑颜,照样妖娆。
同心共筑铁壁,让无数病菌尽折腰。
忆八年抗战,汶川地震;
党员先行,群众呼应。
齐心共管,战胜非典,疫情何挡中国行。
俱往矣,数同心同德,还看中国。

寒衣节

十字街头送寒衣,冬风冷冷暗里寻。
众生往来多悲凉,焚纸桑菊寄亡魂。
生死离别阴阳隔,悲苦欢欣念亲尊。
袅袅青烟裹家书,火尽灰飞泪湿润。